



百越民族史研究会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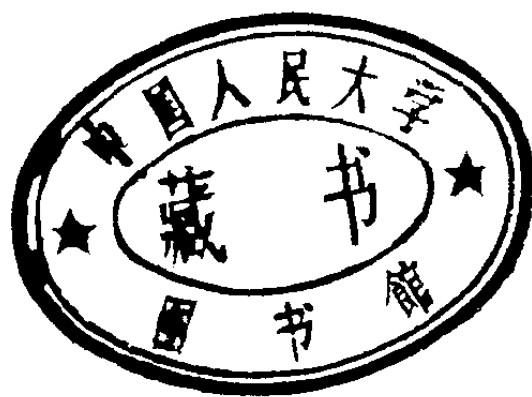
# 百越民族史论集

11.311/23

1038393

# 百越民族史论集

百越民族史研究会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陈国强 蒋炳钊 吴绵吉 编

百越民族史论集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265 千字

1982年2月第1版 198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200 册

统一书号: 9190·021 定价: 1.50 元

## 序 言

越族是我国南方的一个很古老的民族。它与楚有渊源关系，传说“与楚同祖”，都是“祝融之后”。商朝时期有所谓蛮或荆蛮，大概也包括了越这部分人在内。甲骨文中的粤字究竟与粤族（越族）有何关系需要研究，但在商时粤或越这个族体或其先民在我国南方的存在则是没有问题的。西周时对越族的称谓有越、于越、越裳、扬粤和闽。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越族的一部分，也是它最先进的部分，在我国今江浙一带建立了强大的越国。越国共传八代，经历一百六十多年，曾与当时中原国家会盟，“横行于江淮”地区，称为“霸主”。但同时，它仍“致贡于周”，尊周天子为“共主”，而周天子也赐以胙命，封为方伯。后越国被楚所灭，成为楚国的一部分。“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朝服于楚。”

战国后期，有所谓扬越和百越。扬越即扬州地区的越族。作为九州之一的扬州，在当时包括了今淮南、长江下游以及岭南的东部地区，有时又扩大包括整个岭南地区。例如，秦兼天下，“略定扬越，置桂林、南海、象郡”，就包括了整个岭南。百越这个名称始见于战国，继见于秦汉，以后就不见了。百越和扬越都是对我国南方民族的泛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统而言之，谓之百越”。有时百越与扬越具有同等的涵义。例如，《史记》记载楚悼王用吴起立法变革南平越族这件事时，在《吴起传》中书为“南平百越”，而在《蔡泽传》中则书为“南收扬越”。

在秦汉时，更以越族泛称我国南方民族，有所谓“北方胡，南方越”之称。由此可见，百越和扬越不仅包括了后来发展为壮傣语族的先民，也包括了后来发展为苗瑶语族的先民。汉朝初年，除继续沿用百越之称外，又在百越之中逐渐形成了几个较强的政治中心，即所谓闽越、东海（又称东瓯）、南越和西瓯（又称骆越）。闽族在今福建省的福州一带；东瓯在今浙江南部的温州一带；南越在今广东省境，继发展到广西及以南地区；西瓯大概分布在今广东西部、广西南部以及以南地区。这些政治中心，都与汉王朝有密切关系。闽越第一代君主无诸和东海第一代君主摇，都受汉朝的封号。南越王赵佗原是中原真定人，秦时为南海郡龙川令。陈胜、吴广起义之后，赵佗继为南郡尉，并以武力平定了桂林、象郡，占有整个岭南三郡，建国南越。南越与汉朝的关系则时臣时离。西瓯好象没有统一的政治组织，处于部落的分散状态，被秦征服后属于桂林和象郡，秦乱又被赵佗征服成为南越的一部分。越族建立的这些政治中心，都被汉武帝征灭，改为汉朝的郡县。从此，百越这个名称也就不见了，越这个族称也很少出现了。以后所能见到的，只是三国时期吴国统治地区的山越。山越在南朝时期也偶尔有所记载。越族这个族称在文献上消失，当然不是这个古老民族的消失，而是发生了变化或被其他族称所代替了。根据比较一致的看法，我国壮傣语族的各族以及越南一些民族就是古代越族的后裔。

对古代越族的研究，是我国古代史和民族史研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这不单是由于它本身存在的悠久，分布的广阔，文化的古老，而且要正确全面地阐述我国古代史，解决我国族源、民族形成和发展变化的问题，都必须对古越族进行研究。在研究我国今日的南方民族时，无论是作为古越

族后裔的壮傣语族，还是与古越族密切关联的苗瑶语族，都离不开古越族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里是个起点。至于对东南亚民族的研究，也与古越族密切相关。

古越族离我们今天已有二千至三千多年的历史了，它后来的发展和演变又是错综复杂的。因此，要搞清古越族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不仅要靠文献资料、考古资料、民俗学的资料，还必须靠语言学特别是语言历史比较的资料。从我国民族的语系看来，有阿尔泰语系的，有汉藏语系的，有南亚语系的。汉藏语系是我国的主要的一个语系，它包括的民族最多，分布地带最广。要想研究清楚汉藏语系各族的关系，搞清古越族与华夏族、汉族的关系，搞清古越族的后裔壮傣语族与苗瑶语族的关系，离开民族语言的历史研究是很难想象的。在这方面，已有不少同志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是应该称赞的。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把语言研究与历史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或者说还没把二者的结合提到应有的重视程度。

这本《百越民族史论集》编入了有关越族的许多文章。它的公开出版，是解放以来对越族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成果。这些文章，不仅对越族的一些史实有了比较明确的阐述，很多论点也是很有见地的，当然也难免有些地方还值得商榷或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但是，这也是研究工作中的必然现象，是认识过程的必然规律。我们应该在**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本着实事求是和百家争鸣的方针，把古越族的研究继续推向前进，争取更大的成果。

在《百越民族史论集》出版的时候，我的这些话算是对它的祝贺和献礼吧！不妥之处请同志们指正。      **翁独健**

一九八一年三月

# 目 录

|                            |               |
|----------------------------|---------------|
| 序言·····                    | 翁独健 (1)       |
| 百越民族史的研究情况和几点设想            |               |
| ····· 厦门大学民族研究室 陈国强 执笔 (1) |               |
| 百越对缔造中华民族的贡献               |               |
| ——濮、莱的关系及其流传·····          | 梁钊韬 (15)      |
| “百越”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 曾 骥 (29)      |
| 江南几何印纹陶“文化”应是古代越人的文化       |               |
| ·····                      | 吴绵吉 (47)      |
| 三苗、越族与印纹陶的关系·····          | 吕荣芳 (64)      |
| 吴城文化族属考辨·····              | 彭适凡 (73)      |
| 试论河姆渡文化与古越族的关系·····        | 林华东 (88)      |
| 东越历史初探·····                | 蒋炳钊 (98)      |
| 闽越的建国及北迁·····              | 朱维干 陈元煦 (116) |
| 关于湖南古代越族历史的几个问题·····       | 傅举有 (133)     |
| 试论江西古代越族的几个问题·····         | 刘美崧 (149)     |
| 南越族先秦史初探·····              | 徐恒彬 (164)     |
| 试证越与骆越出自同源·····            | 石钟健 (183)     |
| 建国以来对百越族的历史研究              |               |
| ——关于东越与南越和西越的族源问题·····     | 庄为玘 (205)     |
| 从考古发现探讨历史上的西瓯·····         | 蒋廷瑜 (217)     |
| 古代云贵高原上的越人·····            | 汪宁生 (231)     |
| 关于山越若干历史问题的探讨·····         | 叶国庆 辛土成 (246) |

|                             |     |       |
|-----------------------------|-----|-------|
| 百越与华夏族及其他民族的关系·····         | 周宗贤 | (264) |
| 古越族起源及与其他民族的融合·····         | 朱俊明 | (276) |
| 试论百越民族的语言·····              | 韦庆稳 | (289) |
| 古代越人的拔牙习俗·····              | 莫俊卿 | (306) |
| 从武夷山悬棺葬探讨越族文化·····          | 林蔚文 | (324) |
| 后记·····                     |     | (334) |
| 附录：百越民族史研究论文目录              |     |       |
|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研究室南方组        | 合编  |       |
| 厦 门 大 学 人 类 博 物 馆 民 族 研 究 室 |     |       |
| ·····                       |     | (335) |
| 附录之一：越南《历史研究》发表的有关越族的文章     |     |       |
| ·····                       |     | (367) |
| 附录之二：日本学者有关越族研究的文章·····     |     |       |
|                             |     | (372) |

## 百越民族史的研究情况 和 几 点 设 想

~~~~~厦门大学民族研究室陈国强执笔~~~~~

“百越”是我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越族”的总称（过去也有写作“百粤”、“粤族”）。越族冠以百字，内部又“各有种姓”，所以它可能是代表一个民族，或是包括若干民族，或是随着历史发展而有变化。百越分布的范围据史载：有的说江南都称越，有的说自会稽至交趾，有的认为包括我国南方和越南北部，有的认为还应包括现在的中南半岛诸国。关于百越族源和分布范围都还存在不同的看法。从文献记载看：百越在西周有杨越，在春秋有于越，在秦汉有瓯越、闽越和南越等，一直到三国，还有山越的记载。这些越族分布在我国东南部和南部，直到越南的北部，这是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另外，与“西南夷”记载有关的西瓯、腾越、滇越、越巂、爨国、夜郎以及越裳、掸国等，有的也认为是百越的一部分。

百越是分布在我国古代南方及中南半岛上这样辽阔地区的民族，它的历史前后又绵延数千年。这样一个民族不仅是组成我国统一多民族大家庭历史发展中不可缺少的成员，而且对缔造祖国历史也作出重大贡献。

全面正确地认识百越民族的起源、分布、社会性质、社会发展、民族关系和民族文化特征等问题，是中国民族史研

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此今天有必要加强对百越民族史的研究。

## 一、解放前百越民族史研究的情况

关于百越民族的历史，先秦的文献如《逸周书》、《国语》等，以及《史记》、《前汉书》、《后汉书》、《越绝书》、《吴越春秋》、《三国志》等，直至清代著作，都有关于百越的记载。进入近代以后，直至解放前已有一些专著和论文论述百越民族的历史，这些著作的特点，大都是根据文献上的材料，去探讨百越的分布、发展的历史和特点。

先说专著。吕思勉《中国民族史》、林惠祥《中国民族史》（1936年）和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1947年）等著作中都有专门章节论述古代越族。吕思勉在“粤族”一章中，曾提到越族的原始居地“似居中央亚细亚高原，后乃南下，散居于亚洲沿海之地。”他说越族东抵朝鲜，南至海中入南洋群岛，东北抵日本，更东抵美洲，所以“自江以南则曰越”，其留居川滇者为“僚与哀牢”。他所说的原始居地尚缺证据，同时也把人种与民族混为一谈，而所述分布范围又嫌过于扩大。林惠祥把我国民族归纳为几个系统，并按各族分别集中史料分析描述，他在书中提到东南的百越系和西南的僂掸系，认为越族是不同于华夏的民族，指出《史记》所说越王勾践为夏禹之后，不过为越人托古之辞。他还认为百越系的于越、杨越、瓯越、闽越、南越、骆越和山越等，分布于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越南或至安徽、湖南等省。其文化为断发文身、契臂、食异物、巢居、胶着语、使舟及水战、铜器等项。他认为西南的僂掸系，则包括上古

百濮，汉之哀牢、滇、昆明夷，六朝之僚等，为今日壮族、傣族等的祖先。吕振羽认为中国人种的第二个主要来源是马来人种，从共同的生活习惯、面貌、体质各方面考察，杨瓠、东瓠、闽瓠、百越各族都有断发文身等共同的风俗习惯，这与泰国、越南、缅甸、马来人风俗习惯相似，具备有马来系人种的特征。至于现代的黎、高山、畲族和蛋民，可能是杨越、东瓠、闽瓠、南越各族的孑遗。

直接论述百越民族的专著，还有吴越史地研究会《吴越文化论丛》（1937年）、罗香林《中夏系统中之百越》（论文集，1943年）及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1941年）、《傣族僮族粤族考》（1946年）等书。罗香林在《古代越族考上篇》一文认为越族不同华夏族，后来成书《中夏系统中之百越》则认为百越源出中夏系统，越族是夏族的后裔。他认为百越应包括我国南方的于越、瓠越、闽越、东越、杨越、山越、南越、西瓠、骆越、越裳、掸国、腾越、滇越、越巂、樊国、夜郎、夔越等。他还认为越族的文化是文身、戈与铜剑、铜鼓、舟楫及水师等项，他对越族方言还进行了探讨，并认为海南岛黎族源出于越族，而樊夷（傣族）也是越族后代。他所说的越族源出夏民族等观点还值得商榷，但总算是一部较集中研究百越民族史的论文集。徐松石在书中，认为僮族（今壮族）是“旧越人”，系两广的土著，后来史载所谓俚、僚、乌浒、土人等，都是属于壮族。书中涉及的问题多，有些说法论据较少，有些主观臆测，但不失为一本地区性的民族史专著。

解放前发表的百越民族史论文，大致可分为五类：

第一类，是研究中国民族史中讲到越族的。如梁启超《中国历史上之民族研究》、《中华民族之成分》（1923年）等

文中指出百越组，包括越、瓯越、闽越、南越、山越等，又指出“百粤族，五岭以外，古称百粤”，他说百越分布在贵州南部、广西、广东西南部，以及越南、泰国、缅甸等处，甚至南洋群岛、南印度的一部分。并说与华夏及其它腹地民族绝不相同，与他族比较最大特点为文身断发等。束世澂《蜀汉开辟南蛮考》（1922年）、郎擎霄《中国南方民族源流考》（1933年）、龙瀛《中国与安南》（1928年）等论文也提到南方的蛮族、南方民族源流和中国与安南（今越南）的民族关系等。

第二类，是直接关于越族、越国、闽越、山越等的专题研究。卫聚贤《吴越民族》（1931年）、《吴越文化传布于黄河流域的证明》（1937年）、潘蔚《汉初诸国越族考》（1935年）等论述了春秋时代于越的历史及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岑仲勉《秦代初平南越考》（1936年）则为关于秦汉时代南越的探讨。刘芝祥《山越考》（1924年）、叶国庆《三国时山越分布之区域》（1934年）等探讨了三国时代山越的分布地区及其活动。王新民《越王勾践子孙移闽考》（1944年）、王辑生《越南史述略》（1933年）和韩振华《越南半岛古史钩沉》（1948年）等论文也有研究越族迁移福建和安南（越南）民族的由来等。

第三类，是关于东南地区的民族、历史地理等，因而追溯研究到古越族的。如林惠祥《福建民族的由来》（1946年），田剑光《福建人种的由来及初期文化之发展》（1932年）等，除了探讨福建古代民族是古代闽越族外，还进一步提出越族的人种成分，是蒙古利亚种南方支和海洋蒙古利亚种。傅衣凌《福建畬姓考》（1944年）一文认为畬族和古代的蛋民是越族的后裔。在历史地理方面，张公量《古会稽考》（1934

年)、叶国庆《古闽地考》(1934年)、《冶不在今福州市辨》(1936年)劳幹《汉晋闽中建置考》(1935年)等文,对古代于越、闽越的活动范围和历史发展,作了较深入的考证,这种历史地理考证文章,有助于了解古代越族的分布地区和活动范围。

第四类,是关于中南特别是广东的民族、历史地理等,同样可追溯到古代越族的。如谭其骧《粤东初民考》(1937年),朱希三《广东民族源流考》(1936年)等文,在探讨广东民族的来源中,对了解我国南方古代南越、骆越等民族的分布和活动,也有参考价值。

第五类,是关于西南地区的民族、历史地理,因而追溯到西南的古代越族的。如杨成志《西南民族研究》(1932年)、郑啸痒《西南边疆民族之来源及其现状》(1932年)、朱祖明《中国西南民族由来考》(1932年)系综论西南各民族的来源,与古代西南越族关系密切。至于朱希祖《云南濮族考》(1939年)、方国瑜《僰人与白子》(1939年)则专论古代西南的濮族、僰人的历史。

以上是解放前三十年间研究百越民族史的简要情况和成果,总的来说,专著和论文都不多,且只根据文献资料,比起我国其他古代民族历史的研究,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基础是较薄弱的。

## 二、解放后百越民族史研究的成就

解放后三十年来,有关百越民族史的专著和论文仍然不多,严格说,一本专著也没有,直接有关越族的论文数量也少。但是,讨论的问题如源流、社会性质都较解放前深入,

特别是能结合地下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来和文献记载相印证，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较全面的反映了历史面貌。

先说专著，徐松石《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1954年）一书，主要论证东南亚马来族祖先出于中国的越族，马来人自浙江、福建迁走约在楚杀无疆之时，大批乘船出海，飘流到苏门答腊去，逼走当地的玻利尼西亚人，又征服当地的小黑人，吸收了他们的血素，遂形成了一个棕色的马来民族。马来族形成后，又有一部分倒流传入中国。该书侧重从两地方言异同来立论，有些论证还是可取的。罗香林《百越源流与文化》（1955年）是一本作者在1940年前后所写的论文集，共收论文九篇，附录一篇。罗香林仍然坚持百越出自华夏族，与他的《中夏系统中之百越》一书比较并没有增加什么新的内容。这两本书虽为研究百越史的专著，但前者只是侧面论述，后者则是解放前著作的新版而已。最近出版的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中认为越国是由夏人和楚人同当地人民融合而建立的。这又是一个新的论点。

解放后发表有关越族的论文，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直接有关越族起源、文化特征和社会性质讨论的论文。如陈可畏《东越、山越来源和发展》（1964年）一文认为东越是越国的遗族，山越是越族的后代，其中还包括一部分汉人。梁钊韬《西瓯族源初探》（1978年）一文对西瓯族源，作了初步探索，认为其民族成份亦至为复杂，它包含了古代骆越人，东瓯越人，复杂的倭人，楚人和中原人等等。数千年来，广西贵县附近一带地方，由于生产和社会不断发展，中原及各族文化互相影响，民族之间互相通婚混血，大部分已融合而成为今天说广州方言的汉族，从西瓯族的形成和发展，便足见我国历史上各族人民融合的一斑。石

钟健《试证越与骆越出自同源》一文（铅印本初稿），从越族风俗信仰、物质文化、经济生产以及政治关系等方面十五项共同特征加以分析综合比较，论述越与骆越出自同源，文内还介绍晚近中外学者的有关看法。此文资料丰富，但有些特征，如铜鼓及石铲石犁是否作为整个越族的共同文化特征，又有些习俗如产翁是否可作单一民族特征，还有待进一步讨论。叶国庆、辛土成《西汉闽越族的居住地和社会结构初探》（1963年）中指明春秋战国时期越国社会尚处在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西汉闽越族的社会结构也始终未进入到阶级社会的历史阶段，还是处于原始社会崩溃阶段，残存着严重的原始社会的遗迹。蒋炳钊《关于春秋战国时代越国社会性质之商榷》（1979年）则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这时越国已进入阶级社会，甚至越国奴隶社会有可能从这个时期逐步向封建制转化。最近徐中舒《夏史初曙》（1979年）一文，认为越族是夏族被商灭后南迁的遗民，也是持越族为夏族后裔的说法。

第二类是，在讨论南方少数民族史的来源和古代史中，有不少涉及到古代越族的历史者。其中东南地区如陈碧笙《关于福州水上居民的名称、来源、特征以及是否少数民族等问题的讨论》（1954年）认为福州的科题可能是当地土著古闽族下迁于水的，广东的蛋家可能也是当地土著古粤族下迁于水的。韩振华《试释福建水上蛋民（白水郎）的历史来源》（1954年）认为福建水上蛋民即秦汉时代闽越的后裔亦即西瓯骆裸国的后裔。陈国强《福建的古民族——“木客”试探》（1963年）论述了木客和古代越族的异同。林惠祥《南洋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1938年、1958年）和凌纯声《古代闽越人与台湾土著族》（1952年）、《南洋土著与

中国古代百越民族》（1954年）系研究华南古越族与台湾、南洋土著马来族的密切关系。林惠祥指出：马来族由蒙古利亚种海洋系和高加索种的原始支派印度尼西亚族等合成以蒙古利亚种为主，是从华南来的。历史上记载的东南区越族与马来族相似，其南迁的路线应有二条：第一是西线，即由印度支那经苏门答腊、爪哇等到菲律宾，其证据是印纹陶和有肩石斧。第二是东线，是由闽粤沿海到台湾，然后转到菲律宾、苏拉威西、苏禄、婆罗洲，其证据是有段石 铤 和 印 纹 陶。此外，东南地区如陈国强《高山族来源的探讨》（1961年），西南地区如云南省历史研究所《春秋战国时期云南的居民》（1961年）等，分别论述了台湾高山族和云南古民族都是越族的支派。尤中《汉晋时期“西南夷”中的民族成分》

（1979年）认为出自百越系统的各族有僚族、濮族、鸠族，他们是近代侗僚语族各兄弟民族的先民，其中僚族的大部分后来形成壮族和仡佬族；濮族成为布依族和壮族中的另一部分“布依”、“布雄”、“布雅依”等；鸠僚基本上就是近代的僚族。中印半岛各国境内的掸泰各族当时称为掸人。此外，1958年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编写的《高山族简史》、《畲族简史》、《黎族简史》和《壮族简史》等书稿，对于高山、畲、黎、壮等民族的族源都提到同当地古代越族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外，李祖弼《闽中疆域考》（1980年）还就历来争议的秦设闽中郡及闽越国都冶的地望和范围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第三类是，解放后由于考古学的发展，对与百越民族史有关的文物，从发掘、调查和研究，写出不少报告和论文，这也有助于百越民族史的研究。其中较主要的如印纹陶、古城、船棺、铜鼓等的研究。

关于印纹陶。林惠祥早在1935年发掘福建武平新石器时代遗址时就指出印纹陶的主人是古越族，解放后，他在研究台湾（1955年）和福建龙岩（1951年）、长汀（1957年）、闽侯（1954年）等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一直认为印纹陶和石铤、有段石铤是古代越族的遗物。解放后，各有关单位和各省博物馆、个人发表的考古调查发掘报告和论文中，也大多赞同这个说法。1978年，在江西庐山召开印纹陶学术讨论会中，大多数人也赞同印纹陶发生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到殷周达到全盛，认为印纹陶是古代越族文化遗物之一。至于和印纹陶共出的石铤、有段石铤，尽管对其类型划分和时代前后，看法还不一致，但也多承认与本地地区的古民族即越族是分不开的。

关于汉城。在福建崇安汉城遗址发掘后，陈直《福建崇安城村汉城遗址的时代推测》（1961年）一文，认为是汉代闽越族的古城。蒋炳钊《关于福建崇安汉城的性质和时代的探讨》（1978年）则认为不是越族所建，而是汉族所建，用以防御越族的城址，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关于船棺。西南的四川早就发现了船棺，福建崇安武夷山上的架壑船棺，经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福建省博物馆、崇安县文化馆等的多次调查考察和清理，就已取下的船棺研究，都一致认为应是古代越族的遗物。四川省博物馆邓少琴研究四川和福建的船棺，认为是代表了古代共同的民族文化。蒋炳钊《略谈福建崇安武夷山的“架壑船棺”》（1978年）则认为两者结构虽同，但葬法不同，而福建船棺应属闽越族一支的遗物。辛土成《关于武夷山架壑船棺若干问题的探讨》（1978年）则推测为越族的一支称“武夷”的少数民族。曾凡《三十年来福建考古工作的发展和成就》（1979年）